

# 乡村仲夏夜

青柳

乡村夏日的夜晚,总是来得晚一些。农人们从地里回来,噼里啪啦点火烧饭,炊烟从各自的屋顶袅袅升起,那时候暮色刚刚降临,依稀能够看见晚归的鸟儿掠过村子上方,然后钻进村头的大树梢,四周静悄悄的,仿佛是一个梦,和那清晨满树小鸟叽叽喳喳的样子宛如不同的世界。“狗蛋,吃黄昏啦!”“翠娘,看见我家小鬼了吗?不知道钻哪里去了?”母亲的吆喝,在村道里响起来,于是那些精灵一般的小鬼们从已经黑得看不见五指的弄堂里、林子里钻出来,飞快地跑回家吃晚饭。

当大人小孩终于忙空,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,星子已经爬满了天空,深蓝的夜空,仿佛魔法师的幕布,一闪一闪的星星,让我们有了想象和探索的空间。于是,牛郎织女的故事、天马行空的故事、北斗七星的故事,从长辈们的嘴里流出来,源源不断,就像村里的河水一

样,哗啦啦。

乡村的仲夏夜,没有空调,没有电扇,只有摇动的蒲扇。一边扇风,一边赶蚊虫,凉风先来,沿河而上,钻林子、入村落,要不了多久,孩子们就厌倦了那些天天重复的故事,开始各自玩耍起来。

然而夹泥鳅,却是我们久玩不厌的。

夜风中带着几声蝉鸣,我们点燃一根废旧的塑料管子,沿着小河边悄悄走着。那些不安分的心早在白天的奔跑和嬉闹中疲倦了,此刻安静地看着小河,河水不深,没过脚踝,夏夜太热了,泥鳅也在夜间出来,趴在河底的淤泥上乘凉。我们移动着灯火,手里拿着毛钳(一种长似火钳,带着齿子的钳子),瞄准河床上泥鳅,眼明手快,伸出毛钳,夹!泥鳅来不及钻进泥地,被夹起来,放入竹篓里。我们不敢欢呼,不敢雀跃,生怕惊动了前方的鱼虾,大家都屏住

呼吸,继续前进,从村头到村尾,然后回家。夹泥鳅的活动,从来不出村,听说村外的泥鳅是有神灵保佑的,小孩子不能去夹。估计这是家长们害怕孩子走远了,迷路在仲夏夜的郊外而编出的故事。

微风拂过树梢,蝉声随着夜风在夜晚回响,那是仲夏夜特有的音符,青蛙也在稻田里此起彼伏,还有田鹤的咕咕声,让乡村的仲夏夜,喧闹热烈,轮播着奔放的田野交响乐。

月亮泛着浑黄的光芒,预示着明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天气,几丝云朵在天空游荡,荷塘里,扑通通,那是鱼儿在咬荷叶、荷花。

夜色越来越凉,萤火虫悄悄收起翅膀,星星暗淡了,向日葵低着头,蝉声也消退了。

大家陆续开始打呵欠,于是乘凉的人群渐渐散去,各自摇着蒲扇,慢慢走回家。一觉到天明,明天又是忙碌的一天。

# 雕一缕阳光(外一首)

石泽丰

风磨平了许多凹凸不平的界面  
包括一个木匠  
被电锯截去一只手后留下的  
伤疤。时间放了长线  
在不经意间做了最后了结

我想到我小时候  
贫困像那个木匠的  
一把凿子。将生活的苦难

凿得有棱有角。包括  
屋后陈兵年幼丧父的悲伤

陈兵后来跟人学了手艺  
学会雕刻各种图案  
人们夸陈兵。陈兵笑了  
他笑出了自己要雕的  
那一缕灿烂的阳光

# 挖花生

人间的纷繁,聚集在这花生禾茂密的叶子上  
掩盖、虚晃前世来生  
一把开挖的锄头  
倒灌当下的手工劳动

下锄。那片禾叶之下的黄土  
露出新鲜的骨肉  
相拥而出。彼此怀揣心肝

在“汗滴禾下土”的农民手中  
踩掉脚下的泥土

那年,我和父母挖花生  
我猛一用劲。不小心  
挖下了暮色。它们四垂之际  
天气突变。姐姐怪我  
把天上一弯残月挖下来了

# 陶醉

听松

不知从何方  
飘来一串音符  
我竟随它  
走出不同的节拍  
时光是否继续前行  
我竟浑然不觉  
因为早已陶醉在这律动的世界  
不曾开启

一瓶精心的陈酿  
空空如也的杯子  
是否能装入  
百味的生活  
只要与你一起举杯  
无论甜蜜或是苦涩  
我都会陶醉在  
四季的风雨中

# 夏日的考验

胡宗仁

我知道  
夏日的阳光正在磨练着  
每一个发亮的日子  
这样想的时候,我正在田野  
一阵阵的热浪与水稻的气息  
向我涌来

望望远方  
没有一片云彩的天空  
我忽然想变成一只海鸥  
搏击在浪花朵朵的大海深处  
而此刻,我赤裸的双脚下  
黑黝黝的泥土正发出一阵奇异的声响

我不由得激动万分  
眼前,一条条流畅的水道  
布满了绿色田野的周身

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流汗与哭泣啊!

我们应该向树上的夏蝉  
致以崇高的敬意  
正是它们热烈的欢唱  
才使一个个空虚、乏味  
而又吃力的日子  
重新焕发出青春  
接受太阳光芒的考验



清凉

周文静 摄

# 从前的夏天

孙懿丹

从前的夏天,可以不用开空调,电风扇吹啊吹,扇子摇啊摇,不知不觉暑热就过去了。回想起来,我们家是到我高中时才装上空调的。即便是装上了空调,于我而言,空调也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我记得那会儿,母亲总是心疼我,午睡时开开空调,让我和她一块儿休息。我基本都会拒绝她,她总觉得我是个傻孩子。其实,我只是喜欢在夏天的午后,拉起白色的薄纱帘子,坐在冰凉的地板上,享受那份静谧。玉兰树的树叶就在窗口触手可及的地方,它们如羽毛一般在窗口招摇着。我喜欢看着阳光打在玉兰树叶上的样子,一半是圣洁的透亮,一半是迷蒙的昏暗。我喜欢额前渗出细细绒绒的汗珠,也喜欢听蝉声起起伏伏;喜欢偷偷躲在房间里吃根冰棍儿,也喜欢在没人打扰的时候翻几页闲书。

从前的夏天,我们家的小院子里,丝瓜蔓爬满了篱笆,故

事的小黄花静静地吹着喇叭。两间小小平房前放着一口盛满清水的水缸,水缸的倒影里闪现着我探头探脑的笑脸。

那时候,父母很年轻,他们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力气,说不完的话,而我们这些孩子呢,每天翻着花样地玩。

田间地头有我们的身影,树荫底下有我们的身影,山野之中也有我们的身影。我们不用干农活,自由自在地在天地间玩耍。光是野草就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。野豌豆苗是我们的自制乐器,我总羡慕小伙伴能把它吹得吱吱响;茅草根是我们的天然糖果,拔掉毛茸茸的毛,把那一节节的根放进嘴里嚼,越嚼越甜;再没啥玩的,拔两根狗尾巴草交叉起来,折一只小兔子,折一根棒棒糖也是有意思的。

从前的夏天,下起雨来也是过瘾的很。我向来不喜欢绵绵的春雨,有一种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绵软无力。我喜欢酣畅淋

漓的夏雨,几声震天的雷声一响,雨水便轰轰烈烈地冲刷大地,是一种当断则断、痛痛快快的潇洒自在。从前的夏天,我会在家切断所有电源,在窗门口看着昏天暗地的世界,仿佛我那小小的身体里也潜藏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。夏雨过后,我总是第一时间冲出家门,和伙伴们去逛马路。那时候,大人们三五成群边走边聊着,孩子们也各自为伍,一路叽叽喳喳着。雨洗过的夏天有一种脱俗的美,仿佛卸掉浓妆的丽人,露出了清丽的脸庞。

幼子听着入了神,慢慢地说:“妈妈,我也想去那时的夏天,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。哼,我的夏天好无聊!”我看着他满屋子的玩具、书籍、零食,陷入了迷茫……是我忘记了自己也曾经羡慕城里孩子的生活吗?也许吧,从前的夏天,如同抖音里的你我他,不但开着滤镜,还打开了美颜功能。



南湖花美

郑芳行 摄